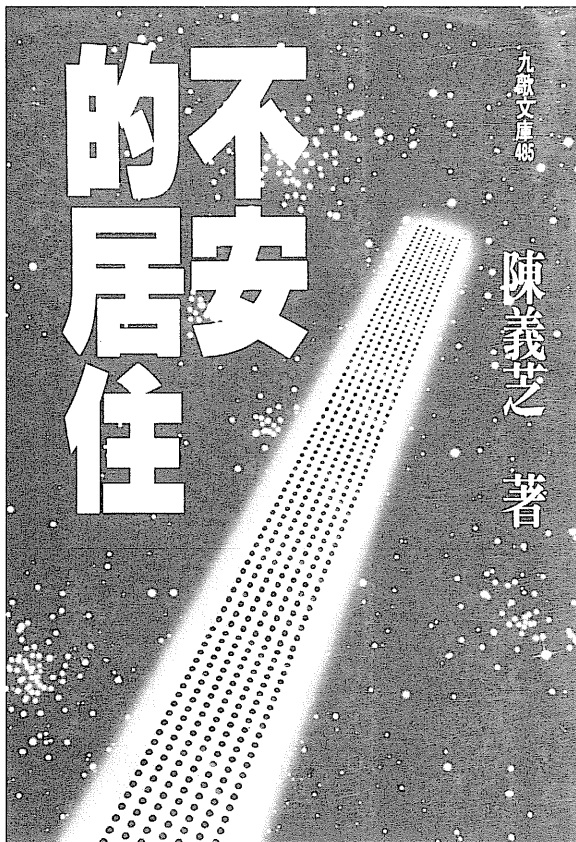


特寫十六本文學書

陳義芝《不安的居住》

◎張春榮



不安的居住／九歌／二月

由第一本詩集《落日長煙》（民國六十六年），至《青衫》（民國七十四年）、《新婚別》（民國七十八年）、《不能遺忘的遠方》（民國八十二年），再至《不安的居住》（民國八十七年），二十六年來（依《新婚別》頁一九六），陳義芝以溫柔的堅持、穩定的步履，展現他創作歷程的軌跡。在具指標功能的四冊詩集中，陳義芝以縝密婉約為基調，凝練內蘊為本色，力求超越自己，對抗語言、思維的慣性，對抗美感經驗的磨損，走出融通寬廣的一方天地。

逮及《不安的居住》，作者自覺呈顯由破壞至均衡的敘述之美與感悟之深。因是，鄭樹森（〈附錄：第十六屆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決賽意見〉，頁二〇一）、痲弦（〈學院的出走與回歸〉，頁十一）分別指出全書詩藝精美，在題材、表現手法、精神內涵的開拓與突破上，有其鮮明標幟的意義。這樣的意義，源自作者創作美學的經年涵泳，水到渠成的全然湧現。

在敘述之美上，全書秉持抒情傳統的密度與雋永。於是，在詩題與正文之間（〈大別〉、〈無題〉、〈吊膽〉等），詩行與詩行的意象迭現間（〈野餐——父母年輕時的事〉、〈在時間中旅行〉、〈黑煙〉、〈鬼火〉、〈春之祭〉等），篇末的言外之意間（〈雅座七〇年代〉、〈那事件可以一首詩形容〉、〈失蹤的親人〉、〈輓歌之什〉等），敘述觀點的擇用間（〈鯨〉、〈秦俑〉、〈雪地人跡〉、〈高崖之歌〉、〈自體說〉等），無不語約意豐，多義並存。因此，

閱讀全書，勢必在其語言的空白中，會其所未言；讀者務必化被動為積極參與，以期探索、勾抉詩中隱而未彰的幽微情意及旨趣。

在感悟之深上，全書各篇迴盪著時間縱深的關情迴響，充滿遠征情境的文化鄉愁。卷一「家族相簿」，置於今昔推移的歷史脈絡；家族遷徙的苦難與失落，成為倉皇時代的剪影（〈野餐〉、〈在大風雪之夜〉、〈鑄幣街〉）。詩中化情緒成深情，化情節成情境；沒有激動的吶喊，只有平和的凝視。所有的悲喜曲折百轉，匯聚成流，「到此轟轟轟／化成直潭飛瀑聲」（〈紺炳一家人——桃山下所思〉），不覺將生命逼向深刻的角落，獨對天地之漠漠無親，天地無言之大美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卷末〈女兒——未曾誕生的〉一篇，通篇浮現「遙憐」的柔情蜜意，是詩人愛戀的延伸與想望。在無限的可能中搖晃著玫瑰花瓣的色澤。

卷二「愛情地圖」，書寫現代愛情的新貌與遊戲樣態（〈住在衣服裡的女人〉、〈雅座七〇年代〉、〈裸夜〉），亦細述其一貫敦厚情感的堅持，呈現愛的積極性格（〈大別〉、〈當我老時〉、〈摯愛——送紅媛〉），其中尤以〈宵禁九行〉最為單純，最具力勁。於「十萬個門」、「十萬個窗」、「十萬個人」、「十萬盞燈」中，蘇軾深嘆「萬人如海一身藏」，述說淡出的心事；陳義芝則凸顯無邊浪漫之情，高揭「你」無可替代的地位。畢竟「你的眼神是我眼神的家」（〈摯愛——送紅媛〉）。卷三「生命劇場」，描繪存在的本質（〈黑洞〉、〈雪地人跡〉、〈鯨〉）、世事的傷口（〈失蹤的親人〉、〈透明的胸膛——空難誌哀〉、〈選戰〉、〈沒有停車的地方〉、〈輓歌之什〉），以及片刻瞬間的美感捕捉（〈在時間中旅行〉、〈沙沙，沙沙〉、〈小島速寫〉），卷中光影交陳，人間煙火與出塵之想交織；而詩人介入人間的面目較為鮮明，亦較為全面。卷四「身體櫥窗」，係詩人藝術成品的熱鬧展示（〈春之

祭〉、〈自畫像〉、〈自體說〉），亦為現代風格的演出（〈房車〉、〈野馬〉、〈陸上交通〉、〈我是你病人〉），以超常材料反寫尋常經驗，以陌生化的表現手法刷新習焉不察的知感。尤其〈政治事件〉一首（六行），雙關寓義，簡潔有力，堪稱現代版的元曲。

《不安的居住》，居住詩人、新經驗新敘述的直覺悟力，及寬廣多樣的精神面貌；供前來訪探、停駐、品味者，細加瀏覽、觀賞；引起微妙觸動的不安，逼向反常合道的會心；而在撞擊傷逝的無奈之餘，同時也喚醒曾經溫柔的堅持，值得貞定的浪漫與理想。